



愚一錄卷之五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汪校

公羊

幹臣案顧亭林曰如卽不如不必齊人語左傳宋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衛孫

真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蔡朝埃曰若能死亡則

如違之以待所濟宋華多餘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楚子西曰不能如辭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又漢書翟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耶古人多以語意而省其文猶不敢之言敢也○又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註母弟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同母弟母兄

隱公元年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隱二年始滅昉於此乎○註昉適也齊人語也

隱五年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隱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註若謂不如爲如矣

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一

桓二年及者何累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

桓五年曷爲以二日卒之幟也○註幟者狂也齊人語也

桓六年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桓七年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之齊人語也

莊四年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遷怒齊人語也

莊十有二年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頸也齊人語也

語也

語也

語也



同母兄不言
同母言母弟
者若謂不如
爲如矣

莊二十年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
莊二十有四年夫人不僂不可使人○註僂疾也齊
人語也

莊二十有八年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讀伐長
言之齊人語也

又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
也

莊三十有一年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垢加功曰
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二

僖十年踊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齊人語也

僖十有六年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註是月邊也
魯人語也

僖三十三年詐戰不日○註詐卒也齊人語也

文十有三年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註黨所也所猶
是齊人語也

文十有五年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篴一名編輿
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

宣八年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

語也

宣十有八年聞君薨家遣殯帷○注埽地曰殯今齊俗名之云爾

成二年踊于楛而闕客○註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楛齊人語也

成十有五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註徐者皆其之辭也闕東語也

襄五年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於晉齊人語也

愚一錄

卷五

三

昭二十有一年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

哀六年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右二十七條引齊人語者二十五引魯人語者一

引關東語者一公羊信是齊之老儒矣

莊公三年傳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莊公二十三年傳引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僖公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

僖公二十有四年傳引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僖公二十八年傳引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

文公四年傳引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按莊三年疏曰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友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而於高子無說

愚一錄

卷五

四

隱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

莊十年傳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定元年傳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桓六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宣五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閔元年傳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哀四年傳引子北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按隱十一年註云子沈子已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

莊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季鄭父○解云左氏經愚一錄

無父字

卷五

五

按註公羊者不如註穀梁之清而婉疏穀梁者又不如疏公羊之詳而密如右兩條今本左傳皆誤同二傳得此疏乃知左氏原文甚可貴也

公羊序疏言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又言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似長義出於鄭賈墨守正以距鄭賈者攷七錄言鄭眾春秋難記條例九卷隨志言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並無長義之名則鄭與賈當無

長義之書也註疏中間有引長義爲說者亦不出長義主名惟昭三十一年疏引服虔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者云云則長義乃服虔作

幹臣案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

一卷唐志釋文三十卷服虔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病

十卷唐志五卷服虔撰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病文曰漢家郡守

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春秋成長說九卷舊唐志七卷服

虔撰春秋塞難三卷舊唐志同服虔撰新唐書藝

愚一錄

卷五

六

文志春秋音隱一卷服虔撰春秋漢議駁十

一卷七錄二卷服虔撰是服虔所作者有解義釋

病成長說塞難音隱漢議駁諸書名無所謂

成長義也惟舊唐書經籍志有王玠春秋達

長義一卷新唐志同七錄作春秋左氏達義似長義爲王玠

所撰亦達長義而非成長義也疏引固有誤

矣

何註隱五年初獻六羽傳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

幹臣又案疏引服虔成長義疑義字爲誼字之譌而誼字又說字之論

不從傳引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是也
魯詩傳韓詩傳見於漢儒經註者僅此而已

考工記攻皮之工註引蒼頡篇有鞞斃二字車人之
事註引蒼頡篇有柯橛二字王伯厚急就篇補註序
曾言蒼頡篇有此四字實則不止此四字余於曲禮
疏得考妣延年四字於孝經疏得謂患爲禍四字又
莊公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馬三匹註雙玉爲穀正
義曰蒼頡篇穀作珎雙玉爲穀故字從兩玉又定四
年公羊傳朋友相衛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蒼
愚一錄

卷五

七

頡篇則又有此二處可證也

穀梁

隱公五年穀梁傳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桓九年傳又引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按尸子不知卽尸佼否如卽作尸子之尸佼則佼
爲六國時人穀梁又在六國之後矣故麋信註以

爲秦孝公時人

公羊傳三引子沈子曰穀梁傳亦一引沈子曰定元

年傳引沈子曰正棺平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是也然不冠以子字

公羊傳兩引子公羊子曰穀梁傳亦一引穀梁子曰隱五年傳引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也然亦不冠以子字

按引五年註云言穀梁子者非授於師自其意也據此言之二傳似亦不出二人手襍以傳經者之言而附諸本經之後否則未有自著書而自引文如子公羊子曰及穀梁子曰云云也惟公羊多冠

愚一錄

卷五

八

以子字而穀梁則不冠以子字豈傳公羊者皆本師而傳穀梁者不盡已師耶

穀梁襄二十四年傳註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祝○疏云先儒以爲仲尼剛尙書之餘

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註引我三人行必有我師○據此知論語本有上我字

穀梁文十二年傳註引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滕○今金滕無此文

隱四年莒人伐杞傳引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

五年觀魚于棠傳引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莊三年葬桓王傳引傳曰改葬也

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傳引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傳引傳曰閱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十六年雨木冰傳引傳曰根枝折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傳引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

愚一錄

卷五

九

昭元年荀吳敗狄傳引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

鹵

穀梁序言釋穀梁者近十家而註疏所引者不過五家麋信徐邈最多孔演江熙次之徐乾又次之其尹更始唐固程闡劉瑤胡訥之則罕有及者又註中屢引鄭嗣之說似別有鄭嗣一家序疏中所列諸人乃遺之何也又其中有曰先君曰者范汪其父也有曰邵曰者范邵其從弟也有曰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集諸儒之長又合一家之力故其註較何休杜

幹臣案通考
陳氏曰注范
晷之孫晷在
良史傳自晷
至泰皆顯於
時齊父子祖

孫同訓釋經
傳行於後世
可謂盛矣泰
之子嘒亦著
後漢書

預爲勝蓋何休雜引讖記而專用私意杜預裁取舊
說而又掃滅古人也

桓六年公羊傳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
我也穀梁傳則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
言之也一作化我一作畫我雖均用齊人語而字又
各別

杜註詳於地理其不知者則曰地闕何註略於地名
卽共知者亦不舉地所惟范氏特出新義不用舊法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註鄧某地釋文出△地云
愚一錄

卷五

十

本又作某地按今本范註不作△字全本皆作某地
非第此一處云爾也

昭公二十年納北燕伯于陽

此條穀梁無說公羊最怪按北燕伯名款北燕邑
名陽昭三年伯出奔齊昭六年齊謀納伯至是又
命高偃帥師曰納于陽者未入於國也公羊乃以
爲公子陽生且翔爲孔子知之据何註云公誤爲
伯子誤爲于陽在而生滅如其文宜云齊高偃帥
師納公子陽生于北燕北燕應在上今在下從史

文也此殆郢書燕說矣

昭公二十一年 蔡侯朱出奔楚

公羊不誤穀梁大誤其傳云東者東國也是誤以
蔡侯朱爲蔡侯東矣按二十一年經書蔡侯朱出
奔楚二十三年別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者蔡
平侯廬之弟朱者平侯廬之子也費無極脅蔡人
出朱而立東國本係二人且東國乃二名今誤認
奔楚之人爲下卒於楚之人又去國而名東皆屬
意揣之謬者

愚一錄

卷五

二

愚一錄卷五終

葛氏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六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周禮

漢書藝文志題曰周官經後漢書儒林傳亦曰周官經至馬融爲周官傳乃題爲周官禮似古之周官不名周禮故杜子春首通其讀鄭眾首傳其業而所解乃以書序所言作周官爲此周官則不云周禮有明徵矣惟鄭漁仲謂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此則近乎意說按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愚一錄

卷六

一

爲周禮荀悅亦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禮字似定於歆故盧植傳上書有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傳周禮各有傳記鄭康成序亦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一云中興以來一云世祖以來則必劉歆定爲周官禮馬融直爲周禮傳以後乃悉因之故鄭注惟王建国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直用書傳六年制禮事不

用書序成王命官事矣

通典言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

萬一千三十二人共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此乃

官數非吏數也若府史胥徒等則天官凡二千六百

九人其工賈奄奚女奴之可計者共一千一十六人不與焉

地官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其市肆都鄙門關林麓

之不可計者因每若干人故不可計不與焉春官凡二千三百

三十九人其女奚舞者工人不與焉夏官凡二千五

百七十二人其虎士狂夫閑阜不與焉秋官凡二千

愚一錄

卷六

二

六百五十七人賈人豎子不與焉據鄭注府治藏史

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則云此民

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

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此所

謂代耕之祿也

賈疏府史大例府少而史多府上而史下云惟御史

一官史特先於府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是也又云惟天府一

官府特多於史府四人史二人則非也按序官天官之掌次

亦府四人史二人春官之司尊彝亦府四人史二人

而其下之磬師及典庸器俱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
及司服又皆府二人史一人是府多於史者凡有六
官不止一官也又六官之長其下並言六官之屬皆
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
獨夏官大司馬不然史十有六人增多四人胥三十
有二人增多二十人徒三百有二十人且增多二百

人地官廩人亦較他官為多

三夫人之於后坐而論禮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道

故三公無正職三夫人亦無官職見鄭注九嬪序官

愚一錄 卷六

下按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不苟於色也而宮

闈之昵服食之細有必須女子掌之者故酒人有女

酒三十人奚三漿人有女漿十有五奚百有五十八邊人

有女邊十人奚二醢人有女醢二十人奚四醢人有

女醢二十人奚四鹽人有女鹽二十人奚四冪人有

女冪十人奚二又女祝有四人奚八女史有八人奚十

有六奚八內司服有女御二人奚八縫人有女御八人女

工八十八奚三加以地官之舂人有女舂抗二人奚五

人饎人有女饎八人奚四橐人有女橐二人奚五春

官之守祧有女祧每廟二人

竊四人計七廟應有女祧十四人竊二十八人

世婦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

竊十有六人不過二百五十

七人加以女奚等亦不過一千有奇其爲數少矣豈

若吳歸命侯之宮女五千人唐元宗之宮人三萬人

哉

天官六十三羨者三地官六十八羨者十八春官七

十羨者十夏官六十九羨者九秋官六十六羨者六

共羨四十六官程泰之欲以五官之羨補冬官之缺

而俞庭椿爲復古編卽用此說剝爲此書皆屬謬悠

愚一錄

卷六

四

妄作按儀禮大射禮有梓人月令有工師左傳襄三

十一年有圻人此皆似冬官職而不列六官中又地

官鄉師鄭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

司徒也冬官固是缺文

據書傳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

在攝政六年時故鄭注小宰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

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

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

以灋之按今文無周官古文亦無周官蓋亡書也序

但有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之語鄭何以知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此殆不可解或者別有據

荆州之鱧魚青州之蟹胥見庖人注涼州之烏翅見腊人注漢時食物之美者而周以前無考唐以後無聞疏亦不能詳

疾醫疏引五行傳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沴金又曰眊之不聰是謂不哲惟水沴火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

愚一錄

卷六

五

土沴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沴土皆以相克言不以相衝言攷尙書大傳五行傳則言之不從是謂不乂作惟木沴金非火沴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作惟火沴水非土沴水不知是賈公彥改耶抑先儒說本不同耶

周初官見於立政顧命者若常伯綴衣等未嘗列六官之中周末官見於雅詩春秋者若卿士太宰等亦不循六官之序蓋不獨周公未及成亦周家未及行也後之說左傳者猶泥周官是以於虢公忌父爲右

鄭莊公爲左及宰咺歸貶宰渠伯糾來聘及周公毛伯單子等多不得其旨

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唐時租庸調所本也周禮賦皆出於地亦有出於人若嬪婦之化治絲枲臣妾之聚斂疏材此卽可出布縷者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卽可出力役者故載師言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其制古今不易也自變而爲兩稅已不均再變而折一色尤不均而民乃重困於賦矣說者直謂三代但有田畝愚一錄

卷六

六

之賦而無戶口之賦恐未必然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大司徒布教同大司寇布刑亦

同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太宰以正月朔日布

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

治法新王事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小司徒觀教同小司寇觀刑亦

同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江氏疑義舉要謂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也謂注云正歲乃縣于象魏與經直承正月者不協按太宰言縣不言帥小宰言帥不言縣則只有一縣同爲一觀豈有正月僅示其民至正歲又別示其屬耶易氏紘又云帥屬而觀於已斂之後夫已斂之後帥屬何觀勢必再縣之非一縣之矣愚謂注明云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則正月自布治正歲自縣書承上何有不協者此皆欲補注而不善體注也又注於正月確指爲周建子之月於正歲確指爲夏建寅之月此書通例也凌人云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斲冰故書正爲政杜亦讀正爲政政字屬上言掌冰政也歲字領下言夏季冬也其說似確甚注易爲正歲十二月則混於正歲之正月非例矣且言歲某月卽知爲夏某月本不必再言正也

开人分職於地官然未嘗置鐵官也鹽人分職於天官然未嘗置鹽官也固由王者不私山澤之利亦因王圻不兼山海之封也攷禹貢青州貢鹽絺梁州貢

璆鐵職方氏揚州利金錫幽州利魚鹽皆非雍州所
產而鐵出於礦猶可隨地鼓鑄鹽出於池不能隨處
徵收是以升人猶掌其地而守之鹽人則但掌其事
而共之耳按青州鹽卽今之青萊等處鹽也地屬齊
幽之鹽卽今之天津長蘆鹽也地屬燕左傳郇瑕氏
國饒近鹽又今之解州池鹽也地屬晉意當時諸國
或亦聽民自取而以官收賦貢之天子故耳至管仲
始創爲官海之說而齊人有所望之守利孔由是大
開矣

愚一錄

卷六

八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以土宜之灋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其下又言五物注以上
文五地之物是也又言九等注以草人土化之屬則
非也且十二壤亦不指十二野愚謂五物以地之生
言可據上文五地釋之九等以地之征言當據禹貢
之九等釋之至於十二壤之說則禹貢冀州白壤青
州白墳兗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
墳廬梁州青黎其土有九草人駢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淪用豸勃壤用狐埴廬用豕

疆築用蕢輕輿用犬其土亦九與禹貢合則不止十二與禹貢重又不足十二江氏慎修疑義欲增以所未及之塗泥黃壤青黎似亦近之然古人辨土物之法實多土物之名管子地員篇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蘆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忒次曰五纏次曰五濼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埒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引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愚一錄

卷六

九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周禮之十二壤或卽管子之十二物以其土名其物耶

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鄭注月令羽毛鱗介倮五蟲不用此說注地官羽毛鱗介羸五蟲亦不用此說而且均以虎豹之屬恆淺毛者爲羸蟲或疑虎豹之屬旣淺毛則統於毛蟲鄭注似不如戴記按攷工記梓人以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則古有成說非鄭朔異說矣

夏用貢般用助周用徹周禮但言貢而不言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周禮但言序而不言庠井田學校周家大典而周禮從略此殆不可解又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國中城中也野郊外也載師先言任國中之地次言任園地又次乃言任近郊之地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論稅法非論田法謂國中非在官之胥愚一錄

卷六

十

吏卽在市之商賈其人不能耕於野而其田則仍授於野故以十起數收其賦於國不以九起數責其助於野非是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亦非是王畿用貢侯國用助也儒說皆未了然

稽神錄有過所二字刻書者改爲行李二字蓋不審爲何等語也

見容齋隨筆

按唐人出關入關之符曰過所

責始於周禮本之鄭注比長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

節過所則呵問

司關注亦云傳如
今移過所文書

封人注云幅謂設於角衡謂設於鼻如椹狀也椹音

加沈音瑕不審其狀奚若疏云橫木於鼻今之駝猶然又云如椳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椳故舉之以況衡也按駝誠可施橫木犬未聞置橫木唐時有洪崖襍頭李斯狗柳之謔蓋以滕及竹爲圈牛施於鼻犬施於項其狀正相同耳椳卽柳之同音字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領下二句見載師者皆罰賦也凡無職者出夫布承上一節見閭師者皆正賦也雖明有里布字又有夫布字與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合但孟子所言皆罰賦故可無若正賦則安可無此鄭

愚一錄

卷六

二

注周禮載師所以直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注孟子亦止引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而均於閭師無與也里布不知多少夫征亦不知多少注以爲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及一夫百畝之稅則太重旅師注云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疑里布屋粟夫征等皆當時征稅之名不盡是責罰之事戰國時沿此名目額爲徵求凡居於廛者無論其職與無職皆苛以夫布

無論其毛與不毛皆苛以里布孟子故欲其除之耳
男女之防古人最嚴昏姻之禮古人尤重豈有擇一
時而會之縱使私奔不爲厲禁者蓋會是校計數之
名奔是不備禮之名凡男子三十當娶女二十當嫁
每年於春二月爲會計或過期不能久待者或貧困
不能多費者此時令其判合禮縱不備在所不禁若
並無喪禍之故而不用昏嫁之令則從而罰之謂於
是時而稍寬其禮非於是時而縱使無禮也下文會
男女之無夫家定嫁娶之用純帛皆是用此令恐其
愚一錄

卷六

三

難於備禮而或致越禮耳不然死而嫁殤猶有禁生
而淫奔乃不禁可乎哉此節本無弊說者反多弊

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注施
讀亦弛也遂大夫與其可施舍者注施讀亦爲弛土
均與其施舍注施亦讀爲弛也是本經凡施字多讀
爲弛未有本弛字而讀爲施者惟小宰六曰斂弛之
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按當作六曰斂弛之聯事
注亦當作杜子春施讀爲弛攷釋文言劉本作施音
弛杜本亦作施可證經本施字惟注改弛字故疏云

若依施施是專事不必連斂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此
可以意想而知者後人因注改經又因經改注此等
遂多不辨今姑爲引證以明之

歛布謂列肆之租猶今之市地租也總布謂各貨之
稅猶今之市物稅也質布謂質劑之費猶今之印契
費也罰布則市中之犯令者之所出塵布則市外儲
貨地之所出此解江慎修疑義歛布用鄭注塵布亦
用鄭注餘則多參以己意按罰布顯然可徵質布亦
本字可據惟總字先鄭讀爲儂立之儂後鄭讀爲租

愚一錄

卷六

三

總之總今以總滙總傾解之似字寬闊未見的義然
肆長職云斂其總布若非總稅何以令肆長獨斂之
蓋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惟貨賄充物市塵
故每肆以一人斂之各肆於塵人納之此正商賈正
賦也

古之田里市塵皆扞於官故法繁稅輕而百端並舉
後世田里市塵皆捐於民故法簡稅重而百弊叢生
周禮市肆如此其瑣市稅如此其煩而又有司門司
關之征後世惟門關仿之而市塵除之者勢必不行

也然市廛所征與門關所征亦非重取諸商也貨之出於本地者征之於市廛後卽聽其所之不以出於關而又征於關也貨之來於外地者征於門關後亦聽其所之不以入於市而又征於市也是以古今可行惠氏禮說云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

愚一錄

卷六

古

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此說甚是而江氏駁之謂專主征廛不兼征貨未免猶有所遺殊不知彼言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謂由於市者其貨已征於市由於關者其貨已征於關則此只有征其廛已耳江氏殆未了其說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右六節見小行人注此謂邦國之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右六節見掌節均此邦國之節也而門闕居道路之前貨賄易都鄙之目說者皆無的義又掌節於虎人龍云皆金也與小行人同於符璽旌不曰皆竹也則與小行人異又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是掌節別有都鄙之角節又不同於小行人之都鄙用管節也愚疑節之制皆司於掌節本行於王畿而達外國者則小行人亦奉此式焉其在愚一錄

卷六

五

內者有八節而在外者酌用六節是以參差不同耳首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處提綱下乃列目注謂邦節爲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殆非本義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自典瑞之職非掌節之職也

縣師言以歲時徵野之貢賦旅師又言掌野之耒粟注以爲一井所出九夫之稅粟則似與縣師同殆侵縣師職矣江氏疑義舉要以爲農民合出之粟如社倉義倉以待年飢之用者舊注而用之以質劑而讀

爲若句屬下今按而亦如字當屬上謂用此粟以質
劑致民猶今之以契券發粟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
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四句文義皆一事始末積者歲
儲之興者時發之施與散則無所壅平與均則無所
偏下又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正是常平古意而
前人皆未及後人似較勝矣因此知遂人以興勸利
毗以時器勸毗所謂勸者卽此之勸粟所謂興者卽
此之興積所謂利者卽此之散利注但謂起民人令
相佐助則是勸民非利民

愚一錄

卷六

六

遣人掌委積委人亦掌委積遣人兼有薙阨孤老之
用而委人但有賓客羈旅之用蓋遣人主粟米委人
主疏材也不然兩職似重設矣凶荒孤老急者在粟
米而薪蒸不能徧給羈旅賓客供者有粟米而薪蒸
亦難自備故遣人給之委人又給之掌斂野之賦斂
薪芻共八字爲句注以上五字爲句因有疑委人亦
主粟米如遣人者

論語爲力不同科馬注力役不同等本與射各爲一
事至宋人乃承射爲一意大宗伯大役之禮任眾也

斲臣案馬注
謂力役有上
中下三科當
如周禮上地

家七人可用
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
用者二家五
八下地家五
八可用者家
二人及豐年
用三日中年
用二日無年
用一日之類
不曰力役不
曰任力而曰
爲力爲字作
平聲讀

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疏云事民力强弱者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强弱也唐時皆用馬注

又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引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按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僞古文泰誓上以爾友邦冢君文本不同注有我字非爾字是引牧誓非泰誓疏乃引泰豈康成時已有僞泰誓乎疏逆注亦云我友邦冢君不曰以爾友邦冢君或者牧字誤作泰亦未可知也

愚一錄

卷六

七

大宗伯言詔相王之大禮注羣臣禮爲小禮小宗伯言詔相祭祀之小禮注小禮羣臣之禮按羣臣字段氏謂當作羣神其說甚確而正義無辨皆以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爲說攷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司服云羣小祀用元冕小師主小祭祀小祝亦掌小祭祀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注小事小祭祀之事然則小禮亦小祭祀之禮耳

樂師詔來瞽皋舞注皋之言號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皇讀爲卒嗶呼之皋樂師不言令大祝不言詔文

互相備耳先鄭有一說云來勅也勅爾瞽率爾眾工
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此五句凡三韻乃似
古詩疏亦不知所出

大師以同律合陰陽之聲又以同律聽吉凶之聲鄭
注引兵書曰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
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今第能言其義而不能知其術又如風
賦比興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後世樂府
變而六詩之教亡韻學興而六律之音亦亡其所謂

愚一錄

卷六

六

聽聲者或雜見於瞽史之工相人耳

大卜正義論周義重卦云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
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下體以坤
之三爻加之以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震之三爻
於上爲大壯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巽於上爲小畜卦
又以乾爲本上加坎卦於上爲需卦又以乾爲本上
加離卦於上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於上爲
大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兌卦於上爲夬卦此是乾
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

幹臣案月令
孟秋奠軍帥
武人於廟注
武人謂環人

之屬有勇者

幹臣案曲禮
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疏引
何允云詩書
謂教學時也
臨文謂禮執

卦又以坤為本上加乾為否卦又以坤為本上加震
為豫卦又以坤為本上加巽為觀卦又以坤為本上
加坎為比卦又以坤為本上加離為晉卦又以坤為
本上加艮為剝卦又以坤為本上加兌為萃卦是亦
通本為八卦也古人畫卦之始重卦之初不過如此
而已後世初為某卦從某卦來某卦又從某卦變皆
郢書燕說也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此環字當讀如循

環之環夏官環人掌致師此環字當讀如來還之還

愚一錄

卷六

九

注中引左氏三事皆有而還二字不審者但以爲證
致師而已耳若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九
曰巫環以辨吉凶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則與秋官
環字異與夏官環字同孟子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也所謂環攻殆即所謂巫環而前儒皆讀爲循環
解爲環圍似非此字的義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大會同朝覲亦以書協禮事古人行禮之事皆有行
禮之書故一曰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又曰及將幣

又行事時也
案論語云詩
書執禮是教
學惟詩書有
誦禮則不誦
惟臨文行事
若有所諱則
並失事正故
不諱也

之日執書以詔王疏謂所執禮書若今儀注可知儀
禮中登降拜稽興坐等皆執書以行故無有錯誤否
則信難強記矣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不言執禮獨
言執殆卽此意歟

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先鄭本當是掌贊書數凡
從政者故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灋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所
謂改之者不但易其句讀並倒其經文矣否則凌人
掌冰正後鄭以正字屬下連歲字此之掌贊書數後
愚一錄

卷六

十一

鄭亦當以數字屬下連凡字不得改數凡爲凡數也
按釋文亦出數凡字而本注只作凡數解疏中並不
申言其故殊恐誤

凡以神仕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杜子春云禴
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之禴秋官庶民掌除毒蟲
以攻說禴之鄭司農云禴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
之禴兩注字字相同按大宗伯大祝大行人皆有此
禴字注皆不別讀此何以別讀豈以爲與諸禴字有
不同耶按釋文於大宗伯云劉戶外反於以神仕者

云劉又戶外反而獨於大祝大行人曰音會於庶氏曰劉音潰據疏釋注義則似他處皆作戶外反惟以神仕者及庶氏作胡對反又與釋文不同愚以爲此本一字則共一義耳不必別作音

序官中或有府史而無胥徒或有胥徒而無府史或有府而無史或有胥而無徒不必皆備亦不必皆缺也惟天官之酒人漿人鬯人醢人醢人鬯人及閭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十五女官地官之舂人饔人藁人三女官舂官之守祧內宗外

愚一錄

卷六

三

宗三女官或用奄人或用女奚不言府史胥徒之數其他官不言府史胥徒之數者天官則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凡四職地官則鄉大夫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凡五職遂大夫以下縣正鄙師鄫長里宰鄰長凡五職夏官則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凡九職秋官則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凡五職

大司馬師以門名注引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二事見左傳鄉以州名注引南鄉甄東鄉爲人二

事不知所出惠氏禮說曰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段氏玉裁云惠據廣韻今按左傳宋有向爲人鄉與向古通用疑向氏有東南之別也余按惠據東鄉爲一名而遽以注中人字爲衍文段據向爲人一名而又意揣古之鄉字爲通用皆非也攷檀弓下陽門之介夫節疏引世本有東鄉克西鄉士曹則以東鄉南鄉爲氏以甄與爲人爲名是也而各舉一人以實之則鑿矣

愚一錄

卷六

三

校人執駒注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庾人敦駝注又引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駝二歲曰駒疏於庾人未釋出何書而於校人則曰爾雅文今按爾雅釋畜無之殆賈公彥誤記也

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據此則後世所謂晴喫羊頭雨喫豬頭者固有本也若晏子之祭先人則只云豚肩滂于所言祭田神則只云豚蹄

馬融注論語改火引周書月令司農注司燿變火則

引鄴子其詞並同而所引各異按管子幼官篇又有時節以倮蟲之火爨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不取於植物而取於動物又不知其何義也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火人習聞改水似少見然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則其法亦古矣東坡詩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當引此一條注之

天官內宰純制注引天子巡狩禮夏官射人射牲注愚一錄
卷六
引烝嘗之禮似皆古文三十九篇中佚禮又大司馬九伐注引王霸記者六語當亦大戴中逸篇疏皆不能詳蓋亡於隋以前疏者亦未見矣

鄭注職方氏於荊州其浸潁湛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豫州其浸波澁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充州其浸盧維曰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前二條的當不易後一條近似可疑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漢書地理志注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又引說文水

幹臣案曰知

錄曰字或首

水作維或首

糸作淮又或

从心作維總

是一字漢書

地理志鄒牙

郡朱虛下箕
下作維靈門
下橫下折泉
下作淮上支
引禹貢惟留
其道又作惟
一卷之中異
文三見

部濰下曰濰水出瑯琊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
濰淄其道以正之其說甚確則此注殆非矣又濰水
曰未聞而湛阪則見左傳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
入汝水經注湛水出雙縣西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
浦者是也注若第曰未聞而不曰字誤則後人補闕
拾遺固不妨也幸出漢人若出宋人竟改經字則無
從訂正矣

大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注故書軹爲軒軌
愚一錄

卷六

五

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據此經注只有軹字並無
軌字釋文乃云軌當魏美反又音犯也則似已訛軌
爲軌賴注知軌爲軹耳疏云按少儀祭左右軌范乃
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
謂轉頭也軌與範聲同今本上軌字訛作範謂軹前也若然此
云軹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軌今本訛作軌
少儀云范同是軹前也按此條辨軹軌范字甚明
詩濟盈不濡軌釋文謂傳義當作濟盈不濡軌蓋以
軌與軹混也不知軌字有兩名一指車轍跡一指車

幹臣案左傳疏曰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王伯厚亦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

於周末顧亭林曰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董氏云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愚謂騎字雖不見經典跨馬古當有之如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不獨左師展為然也

轉頭確有少儀可証惟字易淆訛故論者疑誤耳軌義同於軹而軌形近於軌解此則了然

左氏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羊傳昭二十五年齊魯相遇以鞍為几說者以為騎馬之漸按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之上者故謂之提疏云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此賈氏拘於習說因而駁注恐未然易言服牛乘馬乘已該有騎義詩言來朝走馬走

愚一錄

卷六

五

尤主騎言程大昌雍錄謂太王時恐已變乘為騎其說是也閻百詩駁之曰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其說太迂於詞未確果欲證車之走何不引田僕所云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耶

庾人注引爾雅曰騾牝驪牡元駒裏驂據疏云騾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裏驂似注文本是牝驪牡元牝在牡上據釋文牡茂後反驪力知反牡

驪絕句牝元頻忍反絕句則注文又是牡驪牝元牡在牝上不惟注與爾雅今本不同並疏與釋文所見本亦不同

昭二十年左傳賓將振鄭注春官鑄師引作賓將趨

夏官掌

固注同宣十二年左傳御下兩馬鄭注夏官環人引

作御下兩馬國語鄭語蠻芊蠻矣鄭注夏官職方氏引作閩芊蠻矣趨插二字疏無辨閩字則有辨謂彼作蠻者誤鄭以閩爲正此未知果否若齊右凡有牲事則前馬注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曲禮

愚一錄

卷六

五

今本作式宗廟下齊牛孔疏亦疑誤今賈疏直曰此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爲誤故鄭改之依正而言也似疏曲禮者當引此注又秋官司刑注引夏刑贖辟三百宮辟五百疏云案呂刑腓辟五百宮辟三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疏呂刑者則不必及此注也或乃據他注以疑本經則誤甚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其下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其下亦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按中者正定其罪之

情上下者附著其罪之名猶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注以上服爲劓墨下服爲宮刑不論罪之輕重而論體之高卑則於書傳所謂服上刑者不可通矣又鄉士言獄訟成士師受中遂士亦言獄訟成士師受中縣土方士皆同此鄭於鄉士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據此受中之中乃大中之中故已定之案卷卽名爲中天有司中之星令有治中之愚一錄

卷六

三

官俱此義本讀平音不讀去聲或於論語作仲者非也

古人用兵之眾曰軍屯兵之地亦曰軍故史常言某一軍軍於某又某一軍軍於某猶之營於某門於某卽以靜字爲動字也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其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此數句疑司農語止此若今時無故入人

室宅廬舍上入車船牽引入欲犯灋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此數句似康成自成之經語本易了注語反難了驟讀似

軍爲羣輩又以軍爲攻殺果如此則盜方殺人誰能
殺盜卽殺之無罪亦不待言也其末引今法況之則
軍者謂無事而屯人邑無故而入人家此時有乘其
不備而殺者乃無罪耳

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
諸侯有王疏無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注引春秋傳曰

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疏引莊二按諸侯有王本

左傳曹劌語非七篇孟子語注於此兩注相去不遠

而兩引各自爲說必有誤或前之孟子曰本作春秋

愚一錄

卷六

五

傳曰而傳抄者訛之正義又不辨之致考據家引爲
孟子佚文殊可笑也

說文疾作疾其上無點古文侯作疾其旁無人兩字
形易混大行人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注云謂

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胡乃侯之

義惠氏禮說云論語邢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

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則疾當是侯之誤今本注

疏當改正

唐李德裕有程史宋岳珂亦有程史此字不知所取

義按攷工記輪人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鄭司
農云程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則程亦柱耳老
子爲柱下史後人不直曰柱史而別作程史或取其
義而避其名耶

攷工記鄭注多改讀而賈疏不能詳每以從俗讀解
之如輶人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注杜子春云弧
讀爲淨而不汙之汙案此本成十四年左傳盡而不
汙之語也疏失引禪人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
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案此本管子弟子職志無虛邪

愚一錄

卷六

五

之語也疏以爲無所指斥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故
書憚或作怛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此本
昭十三年左傳文也疏不具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
寸注鄭司農云庇讀爲其顙有泚之泚此卽孟子文
也疏以爲俗人謂顙額之上有泚病皆失之目睫之
前者然所引奧博亦難考證除引兩字讀之外如車
旃僕弓人注之髮絕等皆不可知如冶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
之鋌弓人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剽讀爲湖漂絮
之漂則淹貫如昔之王伯厚詳密如今之段玉裁皆

不能究其所出至車旣建而迤注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輪人欲其掣爾而織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卽上林賦紛溶蒨蔕旖旎從風兩語也疏於上迤字引司馬長卿上林賦而於下掣字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引其下句忘其上句此殆不可解信乎注書之難也

玉人注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注語似不可解疏尤不可通按杜破故書爲七寸鄭亦從子春爲

愚一錄

卷六

三

七寸其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乃釋故書之所以誤證杜改之必不誤耳當以元謂五寸者璧爲句文之闕亂存焉爲句蓋七寸是圭五寸是璧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上已云不言之者闕耳此正申明其闕亂中猶存有五寸字故致誤也

